

试析《布哈拉的女儿》中的心灵主题

孙 超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主人公是否具有高尚的灵魂是俄罗斯当代作家乌利茨卡娅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在《布哈拉的女儿》中, 人的心灵属性、主人公内在矛盾的精神维度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作家的创新在于存在的本质问题都是通过人物的日常行为来展现的。她认为, 通过日常生活就可以判定主人公的生活准则和道德水平。在探索道德问题时, 作家力求回答生命的意义、灵魂与拯救等永恒主题。通过对主人公内在个人生活的刻画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人文主义观点, 发现作者对待幸福的态度。

关键词: 灵魂; 日常行为; 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 H106.4

文献标识码: A

在短篇小说《布哈拉的女儿》(1993)中, 乌利茨卡娅探讨了人的心灵主题, 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德米特里和阿莉是一对年轻夫妇, 不幸的是, 他们却生了一个智障儿。“唐氏综合征”就像是给小孩判了死刑一样。不久, 丈夫遗弃了妻子, 投向了另外一个女人的怀抱。女主人公深知, 自己也将不久人世, 因为她得了不治之症, 为了使弱智的女儿能够在生活中自立并感受生活的意义和幸福, 她竭尽了所能。几乎是已经身处彼岸世界的阿莉为了女儿今后的生活出谋划策。她翻遍了医院的卡片, 为的是为自己心爱的女儿找一个与她般配的丈夫, 找到了这个人, 阿莉就死去了。

为了自己唯一的女儿, 可以说, 阿莉付出了一切, 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献了出来。为了使女儿幸福, 她不得不完全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像一位猎手一样, 循着女儿的病情, 为她挑选着配偶, 这个人心智上应该同女儿一样没有恶意、心地善良, 而且能和她共度余生。乌利茨卡娅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周身洋溢着母爱的女性形象, 她使出自己所有的能力养育并教导自己的孩子, 以坚不可摧的意志力保证了女儿的人生幸福。

小说在结构上由两个部分组成。夫妇俩生育了智障儿米拉是故事的拐点。在情节展示部, 阿莉的个性完全被年轻英俊的丈夫以及和谐的家庭生活所掩盖。随着情节的逐渐展开, 尤其是米拉出生之后, 阿莉的性格得到了全新的展示。这“锻造了她的性格和经历, 她成了小说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 表达了小说的思想, 成为了它的一个象征”(Кириллов 2000: 44)。弱小羸弱的女性战胜了生活中的不幸。女儿慢慢长大了, 母亲为她找到了格里高利·贝尔曼, 给她带来了应有的幸福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阿莉战胜了附在女儿身上的病魔, 也战胜了命运。在这个表面弱小、内心却具有顽强毅力的女性面前, 连病魔和命运也不得不表示屈服。值得指出的是, 阿莉首先战胜的是死神, 要知道, 她借助草药使自己得以多活六年, 为的是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以便适应严峻并且残酷的现实。

这个来自神秘东方毫不起眼的女性成为了生命的创造者，和谐的构建人。她的丈夫，一个健康、强壮的医生，却临阵脱逃，瞬间就抛弃了自己生病的孩子，投入到了同样身强体健的女同事的怀抱。在这里，乌利茨卡娅主要采用了对比的手法。起初，年轻夫妇过着相对富裕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与周围邻居们的灰色生活，与后半部分阿莉艰难支撑的孤苦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来自布哈拉的女儿阿莉全身心的付出，最终，避免了生活中的又一幕悲剧，反而演绎出了一曲平凡的家园恋曲，一支歌颂两个智障人彼此温切和关爱的心灵之歌。他们是幸福的。面对残酷的现实，主人公阿莉为女儿营建了一座安详、舒适的小岛，在它上面，女儿不仅没有感到自己智力上的不足，而且还能快乐地生活。

正像大多数乌利茨卡娅的小说一样，在本部作品里，时间和空间对于揭示主人公的性格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小说中描述的故事发生在经济全面崩溃的严峻的战后，在“46年5月末的一天”。（Улицкая 2002b: 231）小说的空间对于乌利茨卡娅来说是很典型的莫斯科小院。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没有隐秘的私人生活空间，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一件小事都会瞬间就被传遍全院。讲述者怀着苦涩的嘲弄，又不失幽默地说：“甚至不存在正常的私人生活，因为哪怕是一个晾在公共衣绳上的衬裤上的小补丁也会即刻令全院人无一遗漏地知晓”。（Улицкая 2002b: 231）但是，就在任何一件小事物都会让别人看到，任何一句闲言都会让别人听到的时候，正像塔·卡赞力娜所指出的那样，“那些看不到的、没有被人听到的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了”。（Казарина 1994: 171）作者将主人公置于异常艰难的生活环境下，以此考验他们的人性，进而挖掘出他们性格中乃至心灵世界所蕴含的道德维度。

主人公过的是一种与小院其他人截然不同的和谐完美的家庭生活。整个小院的住户都非常羡慕他们，他们无私高超的职业道德修养又令大家很尊重他们。人们生活在板楼和破瓦房里，而医生的一家却住在一个建于革命前的可爱的小楼里，“小楼还带着一个不大的园子”，（Улицкая 2002b: 231）被栅栏围了起来。刚刚从中亚回来的年轻夫妇坐着自己的“欧宝·士官生”轿车，好像来自外星球的住户，跟半饥半饱“不知是城里来的还是农村来的流民”（Улицкая 2002b: 232）的生活格格不入。在邻居们看来，这对年轻人过的是一种“别致的、精美的又富有的”（Улицкая 2002b: 232）贵族生活，他们家有三间房，“不在厨房，而是在饭厅里”吃饭，还有专门的书房。邻居们能够容忍附楼一家人的这种贵族生活，是因为安德列·英诺肯基耶维奇平日里给院子里的人看病。“院子里没有一个老太婆没找过老大夫，没有一个小孩没被老大夫诊断过，也没有谁能说出来，为此老大夫索取过什么东西”。（Улицкая 2002b: 233）

对于这些居住在莫斯科市郊的贫苦饥民来说，医生一家人的生活就好像是一出精彩的话剧一样叫人艳羡。从小楼里好像总是能投射出一束他们生活中见不到的亮光。所有人都被阿莉的美深深吸引：“没有一个女邻居会错过时机，路过的时候，顺便往吸引人的窗户上瞧上两眼”。（Улицкая 2002b: 232）邻里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还是和谐的，但是，正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也存在着潜在的危险。乌利茨卡娅并没有回避人性的弱点，而是向我们原原本本地展示了这一点：当阿莉孤独一人的时候，不无恶意的邻里因为嫉妒她过去的美满生活而开始报复她。附楼住户的富有是一时的。布哈拉色彩艳丽又富有东方神韵的花裙以及样式不一的挂毯确实给人一种像是在看戏的幻觉。

在小说的下半部分，当老大夫病逝后，布哈拉孤零零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的时候，“附楼/小院”之间的对立不断激化，羡慕变成了仇恨。

邻里们对阿莉的仇视很能说明问题：“先前邻里们对布哈拉及其女儿有种不能满足的好奇心，这种心情由于高高的栅栏以及他们一家完全与邻里们隔离的生活方式而变得更加离奇，现在被一种将外来户彻底挤出去的怀有敌意的愿望完全取代了，拿当时的话说，这叫做‘压缩’”。（Улицкая 2002b: 239）在俄语中，«уплотнить»这个单词是苏联时期专有的词汇，

它表示“使居住面积更加紧凑；将一些住户另行迁入另外一户去居住”(Мокиенко 1998: 623)。作者仅在这里使用了一个旧词汇，却传达出了当时独特的社会氛围。为了强占阿莉的住宅，邻里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投诉讼信，向有关部门告密，将死猫隔着“布哈拉家高高的栅栏扔在小院里”。(Улицкая 2002b: 240)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赤贫的时代也过着物质上有保障的生活的住户，他们还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在乌利茨卡娅的作品中，根基以及与过往的精神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母题对于理解全文的创作主旨非常重要。在这部小说中，这一母题是通过德米特里的爷爷安德列·英诺肯基耶维奇传达出来的。对于作者来说，爷爷安德列这个人物形象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家族世代繁衍的传人。与此同时，他对于揭示文本蕴含的思想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他是坚定信仰的体现者。

安德列·英诺肯基耶维奇是一名老大夫，是老一代的杰出代表。他忠于自己的职业操守，是传统的最后一批捍卫者。要知道他为人治病图的不是名利，而是听从于自己的良知。正是因为这一点，邻里们才暂时体谅了他们，使得医生一家人过上了虚幻的幸福生活。医生家中，连续五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单传，而且每个人都是医生。德米特里还不到一周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由于感染伤寒而不幸早逝了，他是在爷爷的抚养下长大的。毫无例外，德米特里也承继了家族的光荣传统。在这里，显然，作者有意将过去的生活理想化，拿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同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相提并论¹。爷爷身上具有这样一些道德品质，如善良、宽容地对待周围的每个人。而他自己却非常俭朴，出于同情，连续二十几年都在庇护孤单的卫生员帕莎，让她一直负责“打理医生轻松的家务”。(Улицкая 2002b: 239)

阿莉和安德列·英诺肯基耶维奇在心灵世界有很多共通之处：他们都待人随和，对人友善。老大夫在年轻的时候去过中亚，因此他非常了解东方人的生活方式，“非常理解东方世界的独特性”。(Улицкая 2002b: 234)出乎爷爷的意料，阿莉很快就融入到了新的环境。她的言行举止说明她格外珍视自己的家庭，对长辈也敬爱有加。当丈夫还在收拾办公室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细致并且热忱地干起了家务”。(Улицкая 2002b: 233)她认为这是自己作晚辈应尽的义务。她对家里的仆人帕莎“既亲切又敬重”。对老大夫，“只要一看见他那满头银发，她就会不自觉地低下自己温顺的眼神”。(Улицкая 2002b: 235)她知道他年事已高，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他还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乌利茨卡娅特别强调了女主人公身上那种对自己丈夫的深深爱意。“抱着自己一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男人的时候，……她悄声说：‘我把德米特里写在了我的胸脯上’，而且，这是用别人都听不懂的东方语言说出来的，这些话不是简单的温存，而是祷言……”。(Улицкая 2002b: 237)

这里既表现了对恋人的特殊感情，对他的尊重和深深的爱，还体现了一种悠久的东方式的传统观念。这又像是一种特殊的仪式，是一种只有在潜意识层面才会迸发出的情愫。难怪丈夫和妻子对爱情的理解会是如此地不同。所有这些差别在智障的女儿出生后都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对于德米特里来说，他是“突然”被东方美女迷住了双眼，他认为这是“战争时期真正的奇迹”。(Улицкая 2002b: 237)吸引他的首先是阿莉美丽的外表，她那完美的容貌。至于阿莉内在的品德并不是最重要的。他被自己心上人充满异国情调的美所深深迷住。对阿莉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他并不是太感兴趣。但是，正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今后作为一个所谓“强人”的作为。

德米特里与阿莉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对待生病的孩子上。对德米特里来讲，一个人外在的因素最重要，因此对智力先天性发育不足的女儿他感到的更多的是嫌恶。而阿莉，则正相反，她好像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女儿的智力缺陷。生活中出现的这一情况“残忍地”测试着主人公们的意志力，测试着他们克服困难的能力，考验他们身上的人性、精神力度和心灵维度。在看似向命运“低头”的过程中在阿莉身上却表现出一种极大的精神力量和意志力以及母性情

怀。像在大多数作品中一样，在乌利茨卡娅笔下几乎没有坏人。德米特里也是一个不错的人，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作家在这里谴责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取向，由此，读者对这个人物形象的指责并不会有分毫的减少。

平缓的叙述突然变调，光明的生活也陡然逆转。任何家族的传统也没有使德米特里免于道德的沦丧。德米特里并不是一个反英雄，他只不过跟阿莉不同，他是一个缺少意志力的人。

德米特里是爷爷“按照马可·奥勒留干巴巴又效果显著的道德模式”（Улицкая 2002b: 238）教育出来的。马可·奥勒留是古罗马皇帝，斯多葛派的代表，主张唯物论的禁欲主义。这一哲学流派认为，“人是自然界最高级的也是最理智的生物，实践‘智慧’是人最大的美德”。号召人们遵从自然，把它看作是“生活中完全没有欲望的、理想的艺术大师”（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6: 526）。乌利茨卡娅在小说里提到马可·奥勒留的名字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德米特里在生活中遵循的正是这种实践智慧，在这种理念中，心灵和道德并不是主要的。作者在这里并没有对此进行批驳，她只是在冷静地叙述，将思考的权利留给了读者。必须指出的是，在其他的一些作品里，比如短篇小说《那一年的三月二日……》，中篇小说《索尼奇卡》和长篇小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乌利茨卡娅是怀着一种嘲弄的态度反对唯物论这样的教育方式的，作者认为这种教育方式尚需完善，有很多不足之处。

阿莉接受的则是浓厚的东方人文传统的教育。乌利茨卡娅赋予她鲜明的民族特色以及道德评判标准。乍一看，阿莉在向命运低头，她坚忍、顽强地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但实际上，她在生活中找不到其他的出路，她永远也不会遗弃自己的孩子，她宁愿放弃丈夫，她宁愿舍弃自身的欲求，但她绝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她更不会抛弃一个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

作者在刻画主人公肖像的时候强调了她身上的这种独特性。站在邻里们面前的是“一个世所罕见的年轻东方美人，披着一头蕴藏着无穷力量的光亮黑发，它们沉得使她不得不总是仰起自己小小的头颅”。（Улицкая 2002b: 232）作者仅仅使用了两个修饰语“世所罕见”（«невиданной»）和“无穷”（«несметной»），却将这个外表虽然瘦小孱弱但却具有坚韧不屈的意志力和坚韧性格的女性的实质表达了出来。我们知道，在斯拉夫神话中，头发是“一个人生命力的集中体现”。（Славя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 2002:88）所以，在乌利茨卡娅笔下不少人物，如塔玛拉·科雷万诺娃（《可怜的幸运儿科雷万诺娃》）、布罗妮卡（《布罗妮卡》）等，都具有这样的外貌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这表明了作者对主人公的喜爱。

阿莉温顺、忠诚，遵循着养育她的那些生活准则。对她来讲，家庭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女儿出生之后，如何挽救她的生活决定了阿莉的行为和举动。“她对女儿爱不释手，甚至就是在夜间也尽量把女儿放在自己的身边”。（Улицкая 2002b: 236）阿莉“去掉前半部分，称她为米拉”。（Улицкая 2002b: 236）米拉（Мила）这个俄文名字喻指“人见人爱”，但生活却开了一个玩笑，她甚至都不能让自己的生身父亲感到自己是可爱的。而阿莉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对于阿莉来讲，“米拉……比所有的孩子都好”。（Улицкая 2002b: 243）尽到母亲的职责成为了阿莉生活的全部意义，其他的一切对于她来讲并不重要。为了能让丈夫幸福，她甚至应允丈夫再找一个女人。她认为，如何保存家园，为丈夫和孩子创造必要的条件是她在生活中的责任和应该做的事情。对于女主人公来讲，善良、爱、仁慈，这些很多人嗤之以鼻的道德规范重于一切。对于乌利茨卡娅来讲，同样如此，“我非常看重这些微不足道的‘规矩’，人就是靠这些他自己总结出来的规矩生存的”。（Улицкая 2002a: 8）

为了保全自己的家庭阿莉竭尽了全力。她准备做出让步。“我知道，我已使你厌倦。把你的新妻子带来吧。我不反对。我自己就是爸爸的小老婆生的……，布哈拉低沉着眼睛说到”。

（Улицкая 2002b: 239）真正的基督徒式的牺牲表现在小说的高潮部分，即当德米特里将自己要离开家的打算告诉阿莉的时候。这一告别的场面无疑更像是一场心理上的搏斗。布哈拉安静地听完了丈夫的话，没有表示出一丁点儿的反对。作为东方女性，她认为，摆脱这一情

势再简单不过了，就是大家还像先前一样生活在一起，就像生活中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但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下长大的德米特里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她的这种想法。听闻德米特里打算离开自己，她“仍旧低垂着眼帘，没有任何表情地问他，为什么他要离开……”。在这里，虽然没有情感的表露，但是乌利茨卡娅却表现了主人公的心理斗争，表达了她自我牺牲的力度。她向丈夫提议说：“把你的新妻子带到家里。我不反对”。对此，丈夫却不知道如何回应：“德米特里没听明白妻子的问题，让她说得再清楚些”。（Улицкая 2002b: 239）这个情景，可能，对于表明小说的主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此时，德米特里明白了布哈拉心灵的深度，体会到了妻子高尚的品德，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在道义上的不足，因为懦弱他被抛到了不道德的深渊。为了照顾先天弱智的女儿，要求他每一天都要全心全意地付出，这对他来讲，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于是，他就离弃了爱妻和弱女。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小说的开始叙述者即作者将德米特里比喻成被描画在宣传画上的战士：“……从车上下下来一个医疗队的少校，长相端正，一排白净净的牙齿，一看就是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人，就像是从宣传画上刚刚跳下来似的，因为他与画上皮肤黝黑的战士一模一样”。（Улицкая 2002b: 231）众所周知，宣传画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它更多的是反映了一种对现实生活充满浪漫色彩的理解。这种对生活现象不切实际的态度在那些反映战争场景的宣传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那些宣传画上，对战争的刻画往往与实际情况截然不同。所以，也就难怪，“宣传画式的”德米特里不能战胜现实生活中的挫折，在困难面前只能一味地退缩。叙述者好像是忘了德米特里的存在，从宣传画上面跳出来的他好像又回到了宣传画里。这样，宣传画的粉饰性再一次地突出了德米特里的浅薄。这些看起来不引人关注的非情节论述在乌利茨卡娅笔下经常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的主旨。

丈夫走后，家里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养育孩子并供养家用，这些异常艰巨的工作都一下子落到了阿莉的肩上。正是在这种极端的情势下主人公展现了自己的性格和意志力。

“过去/现在”之间的对立成为小说下半部分的主要内容。黑色取代了各种亮丽的色调。花裙也被暗色的衣服所代替。就是在主人公令人眩目的苍白的脸颊上也出现了“一股令人不祥的暗色调”。但是，对于阿莉来说，这一切一点儿也不重要，要知道她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她的心灵还像先前一样光明依旧。她不向任何人诉苦，也不埋怨别人，更不去诅咒自己的丈夫。无论外在的情形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她的一言一行始终如一，她尽量在自己的内心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她自己解决所有的疑惑，她只不过是外表发生了变化。

乌利茨卡娅表明，女主人公身上具有的这种精神力量源于家族的传统、特有的文化和习俗。“精细的、千百年来在亚洲最好的宗教学校里熏染的血液”（Улицкая 2002b: 235）流淌在女主人公的身体里。她的父亲是老一代乌兹别克学者。“他自己本人在生命的晚期只专注于神学，一直到辞世还在抄写默罕默德神游耶路撒冷圣地的故事”。他是一个拥有自由思想的人，“不仅使自己众多的儿子们，也让女儿们接受了教育”。（Улицкая 2002b: 235）据有象征意义的是，只有在自己的故国阿莉才能够获取减轻病痛的草药，这种起死回生的汤汁延缓了她的生命，使她一直活到了女儿生活能够自理的那一天为止。在这里，无疑，作者借用了童话和英雄传说中的情节。

小院的邻里们称女主人公为布哈拉，而且这个昵称也被列入到了小说的标题里，显然，这并不是偶然的。布哈拉是中亚的一座古城，具有灿烂的古代文化。乌利茨卡娅将这个外表弱小的女性看作是这一文化和传统的代言人。同母亲度过的每一天使米拉获得了在现实世界里同成人打交道的力量和勇气，使她懂得了做人的尊严和人应有的自豪感。

虽然作者赋予主人公的外貌和性格一定的民族属性，但，这一点，我们认为，并不是非常重要。对于作家而言，心灵的维度是最重要的，至于这颗心属于谁的问题，并不是十分重要。

布哈拉孤苦无欲求的生活令人肃然起敬，叫人不得不佩服。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帕莎就是这样对待女主人公的。通过这两个人物关系的发展起伏，作者也传达了人们之间要有心灵的沟通和理解这样一个主旨。两位女性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帕莎并不爱阿莉。只要阿莉一做家务，这就无形中做了帕莎应做的工作。渐渐地，满腹的不满情绪转变成了公开的仇视：“哎呀，看见她我就心里憋屈。竟然娶了一个亚洲女人……一句话，布哈拉！”（Улицкая 2002b: 234）乌利茨卡娅，以自己特有的风格，不无嘲讽地注解“看得出来，帕莎心底里还没有完全吃透国际主义这一名词的内涵”。在苏联三、四十年代比较突出的国际主义政策这个问题一直是作家乌利茨卡娅非常关心的问题。作家认为，这个政策过于虚伪，口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上却是另外一套。

在德米特里走后，唯有帕莎留了下来，她也因此成为这个家庭所有变故的亲身经历者。阿莉的言行证明了自己心灵的纯正。随着时间的流逝，帕莎终于从原先的对手变成了阿莉的真心知己。这一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变化的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实际上，这是阿莉心灵活动的结果。

正像多部作品表现的那样，乌利茨卡娅对老一代人特别是革命前背经常予以格外的关注。正是这批人的杰出代表在塑造苏联现实时成为敏感的“晴雨表”。对于作家而言，他们所衷心捍卫的是不受虚假的意识形态影响的真正价值观。作者通过一些物像以及日常生活细节表现了帕莎独特的精神取向：在她的屋里摆着一个罩上纱巾的圣像画。这一细节表明了主人公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对立，表明了主人公对自己信仰、高尚的精神生活以及基督教宽容主旨的忠诚。我们不会忘记，东正教文化向来有崇拜“圣愚”的传统。他们经常被看作是被上帝惠顾的特殊群体，是渗悟最高真理的圣人。

同安德列·英诺肯基耶维奇一样，在小说中，帕莎也代表着即将故去的一代人。作者本人对这一代人怀有特别的尊重、钟爱。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小说的结尾，正是帕莎仍然留在了布哈拉的家里，成为米拉奇卡及其丈夫生活的唯一见证人。这样，帕莎也成为了乌利茨卡娅笔下老一代主人公系列群体肖像的又一位代表。我们还记得，类似的人物有《别人的孩子》和《弃儿》中的艾玛·阿肖托夫娜和尤里·索罗门诺维奇，《那一年的三月二日……》中的阿隆，《幸福的人》中的贝尔塔和马季斯·列维等。

坚信自己，坚信自己的女儿，使得布哈拉成功地避免了一场人间悲剧。这也是乌利茨卡娅为我们所描绘的理想世界图景。作家认为，宽容、智慧、自我牺牲精神、心存感恩以及爱是我们生活的基础。主人公的名字就是这种思想的缩影，阿莉拉丁语是“白色”的意思，是心灵纯正的象征。

智力上有缺陷的人通常会偏离惯有的生活模式，他们好像被我们的社会完全抛弃了。如果从人们普遍接受的评判标准来审视，我们也往往很难真正理解这些人。但，乌利茨卡娅正是将自己创作的目光聚焦在了这些“不正常”的人身上，并以此证明，他们首先也是人。小说反映的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生活中非常迫切的社会问题。这些我们不理解的弱势群体也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也有权利像大多数人一样过正常人的生活。通过如何对待这些孤苦、无助的弱势群体，乌利茨卡娅“检验”了我们的社会。阿莉的女儿米拉奇卡，尽管过着与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尽管内心世界在外人看来异常单调，但是与大家对其悲苦生活的预期相反，她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过着自己的幸福生活，虽然这种幸福在别人看来有些不一样。为了这种幸福，她的母亲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周围的人却无动于衷。也可能有人会说，没有理由将别人为我们一手创造的幸福生活而且主体自身也根本无法体会到的幸福称为幸福，但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却称这种幸福是“美好的”。（Улицкая 2002b: 249）这一饱含深情的称谓表达了作者对这个来自布哈拉女性英雄般坚毅性格的由衷赞美。这不仅是一个描写神秘东方女性的小说，它首先是一部表现其心灵、其精神维度的好小说。

附注

- 1 屠格涅夫长篇《父与子》中主人公巴扎洛夫死于伤寒感染。作者注。

参考文献

- [1]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24. Кн., 1. [Z]. Москва, 1976.
[2] Казарина Т. 1994 «Бедны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 Серия «Первая книга»[J]. // «Слово» Москва.
[3] Кириллов И. 2000. «Колбаса косы» Людмилы Улицкой // Завтра COMPLETE[J]. 8 авг. №4 (44). zartra.ru/
[4] Мокиенко В.М., Никитина Т.Г. 1998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а Совдепии[Z]. СПб.
[5] Славя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Москва. 2002.
[6] Улицкая Л. 2002 «Младшая шестидесятница и ценности моей жизни»: [Интервью подготовила Мария Седых] // Общая газета[N]. №20.
[7] Улицкая Л. 2002 Сонечка: Повести. Рассказы. Москва.

On the Theme of the *Soul* in the *Daughter of Bukhara*

SUN Chao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Whether the character has a noble soul is the basic theme created by Ulistskaia, the Russian contemporary writer. In the *Daughter of Bukhara*, the writer focuses on the nature of people's heart and the contradictory mental dimension of the heroine. The innovation lie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issue Existence being done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the figures' day-to-day behavior. On exploring the ethical issues, the author seeks to answer the eternal theme like the meaning of the life, the soul, the rescue and so on. Through portraying the intrinsic individual life of the character, we can see the author's humanist perspective and her attitude on happiness.

Key words: soul; day-to-day behavior; humanism

收稿日期: 2009-04-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6 年度一般项目“当代俄罗斯短篇小说研究”(项目批准号: 06JC75047-99004); 黑龙江省教育厅海外学人科研资助项目“当代俄罗斯小说研究”(项目批准号: 1152hq04);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超(1972-), 男, 黑龙江哈尔滨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与文论。

[责任编辑: 刘 铨]